



蒙恬列傳第

古史五十七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驁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  
莊襄王元年驁為將伐韓取成臯滎陽置三川郡二年驁  
攻趙三十七城始皇三年驁攻韓取十二城五年驁攻魏取二  
十城置東郡七年驁卒驁子曰武二十三年武為秦裨將  
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虜楚王武子恬  
毅恬嘗書獄典文學二十六年恬因家世得為將攻齊大  
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  
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  
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透虵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  
郡是時恬威振匈奴始皇甚愛之驪蒙氏信任賢之而親

近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爲  
內謀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言不敢與之爭趙高者諸起疏  
遠屬也昆弟數人皆主隱宮其母被刑僂世世卑賤始皇聞  
高強力通於獄法舉以爲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  
喻之決獄高有大罪始皇令毅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  
死除其官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  
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壅  
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  
上北走琅邪道病使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祕  
之群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  
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毅法治之而不爲已也

有賊心乃與李斯胡亥陰謀立胡亥爲太子太子已立  
之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及任死扶蘇已死恬疑而復請  
之使者以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爲護軍使者還  
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  
於之毅還至高因爲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  
堯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  
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  
毅於代前已囚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入子立爲二世  
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  
遂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  
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

勝之議此三君者皆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  
家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日棄去之臣竊以爲不  
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  
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  
意離也臣切以爲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  
氏令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爲不忠  
非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  
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官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  
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  
臣無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  
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爲羞累生主之

名願大夫爲虜焉使臣得死情實且無順成全者道之所責也  
若者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  
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  
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爲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爲不明  
於是籍於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  
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毅言遂殺之二世  
又遣使者之陽周令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  
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  
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  
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  
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

史記卷六十五 留侯世家  
二十  
蓋殆公曰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且執事有  
罪殃且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  
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  
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  
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  
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  
必孽臣逆亂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  
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恤身死則國亡臣故曰過可  
誅而覺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  
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爲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  
命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

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故當死矣起而  
沈屬之遼東城漸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脉哉此  
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蘇子曰蒙氏爲秦吞滅諸侯其所殘暴多矣子孫以無罪  
戮死此天意也恬以長城之役竭民力斷地脉自知當死  
而毅以忠信事上自許無罪死而不厭夫媮合取容各  
李斯此其所以不免者哉然始皇病於琅邪使毅還書  
川至沙丘而崩使毅尚從則趙高李斯廢適之謀殆不  
發嗚呼天之所廢人謀固無所後施耶

扁鵲列傳第三十五

古史五十八

扁鵲者勃海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竒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詆脉爲名耳爲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趙簡子爲晉大夫專國事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之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恠昔秦穆公嘗在

此七日而寤寤之曰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  
善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  
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  
文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  
敗秦師於殽而歸從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  
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  
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  
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中熊熊  
罷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寶  
先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  
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羸立將大敗周人於三

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子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  
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號號太子死扁鵲  
至號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  
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氣血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  
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  
以陽緩而陰急故暴發而死扁鵲曰其死如何時曰鷄鳴  
至今日收乎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  
之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  
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乎何以言太子可生  
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鏡石  
藥案凡毒熨一撥元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

結筋擗髓腦揅芥瓜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  
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豈  
不可以告咳嬰之兒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  
官窺天以邳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音  
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  
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  
言為不誠試入詎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  
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讀言  
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號君號君聞之大驚出見扁  
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  
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備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

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然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  
精泄橫流涕長潛忽忽承映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  
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蹙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纏緣中  
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脉下遂陰脉上爭會氣  
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  
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細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  
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  
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蹙中之時暴作  
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  
取外三陽五會之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  
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



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過齊齊相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相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相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相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相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相侯不應扁鵲出相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相侯而退走相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何其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相侯體痛使人召扁鵲

扁鵲已逃去相侯遂死使聖人豫知微能使良醫得道爭別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治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醢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鵲也蘇子曰予於趙世家削簡子之夢黜扁鵲之說以為為國不可以語怪及扁鵲列傳則具載其說曰世或有是不足

怪也蓋孔子作春秋非人事不書而左丘明所記鬼神變  
怪世所共傳者錄之無疑世有達者當辯此耳扁鵲見趙  
簡子在齊  
而中有號公之事號之亡在春秋之初而趙簡子在春  
之未齊相侯復少其後或疑其說之妄然戰國之際薛  
公矣而孟嘗君稱薛公  
是時無號公者哉

齊魯列傳第三十五

齊魯列傳第三十六

古史五十九

尊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  
能子胥既見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  
皆死於楚而言伐楚欲自為報讎也非能為吳吳王乃止子  
胥知光之欲殺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  
乃進專諸於光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十二年而楚王死  
王僚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潛使  
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兵不得還於是光  
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  
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  
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

是無如我何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  
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  
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酒  
既酣光詳爲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  
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以匕首刺王僚立死左右亦  
殺專諸王之擾亂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  
立爲王是爲闔閭闔閭乃封專諸子以爲上卿

讓者晉大夫畢陽之孫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  
云而事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  
智伯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  
道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已者容今智

伯知我我必爲報讎而死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  
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中刑人則  
豫讓內持兵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  
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仇此王  
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居頃之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  
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  
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委質  
而臣趙氏彼必近幸子乃爲所顧不易邪何乃賤身苦形  
欲以求報不亦難乎讓曰既以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  
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  
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頃之

襄子當出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  
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襄子乃數讓曰子不  
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  
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  
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  
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  
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吾赦子亦已足  
矣子其自為計吾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讓曰臣聞明主不  
奪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  
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  
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於是襄子大

乃使使持衣與讓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  
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曰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  
人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仲子恐誅  
亡云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上  
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聶  
母前酒酣奉黃金百鎰前為政母壽政驚怪其後固謝也  
子仲子固進而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  
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也  
子辟人因謂政言曰臣有仇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  
足下義甚高故進白金者將用為夫人麤糲之費得以交

足下之歡豈敢以有求望邪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屠  
并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仲之  
固讓政竟不肯受也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  
母死既已葬除服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  
嚴仲子不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  
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仲子奉百金  
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大賢者以感忿  
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  
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  
西至濮陽見仲子曰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未  
而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仲子

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甚  
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坐  
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政曰韓之與  
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  
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為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國舉  
而與仲子為讎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獨行杖劍至韓  
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政直入上皆  
刺殺俠累左右大亂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披面抉  
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  
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  
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

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美乎嚴仲子知吾弟  
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軹深井  
里所請聶政也市行者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  
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  
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  
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  
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  
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沒身之誅終滅  
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  
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  
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

交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僂於韓市者亦未必能以  
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  
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  
君不用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軻出  
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  
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  
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軻游於  
邯鄲魯句踐與軻博爭道句踐怒而叱之軻嘿而逃去遂  
不復會軻既至燕愛燕之物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擊筑  
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

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軻雖游  
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  
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  
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丹故嘗質於趙而  
秦王政立於趙其少時與丹歡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  
秦秦王遇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  
心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  
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  
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  
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  
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

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  
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  
丹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  
足爲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  
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速  
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  
單于其後迺可圖也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不  
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  
丹終不以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  
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福  
而求福計淺而願深連結一人之後文不顧國家之大害

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  
且以鷓鴣擊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  
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丹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  
生可子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  
上也光曰敬奉教乃造焉丹逢迎却行爲道跪而撤席光  
坐定左右無人丹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  
也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驂  
尚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  
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丹曰願因先生得結  
荆卿可乎光曰敬諾即起趨出丹送至門戒曰丹歌  
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光俛而笑曰  
諾僕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  
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  
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  
太子於宮軻曰謹奉教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  
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  
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  
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  
軻遂見丹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丹再拜而跪膝行流涕  
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  
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軻坐定丹避席  
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



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窺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傾首

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客且遣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與北略地至燕南界丹恐懼乃請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一以報丹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柰何於期仰天

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  
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如何於  
期乃前曰爲之柰何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  
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楨其胷然則將軍之仇  
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搯  
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丹  
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柰何乃遂盛樊於期  
首函封之於是丹豫求天下之利上首得趙人徐夫人上  
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焯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  
丹乃裝爲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  
作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軻有所待故與俱其人居遠未  
至而爲治行頃之未發丹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  
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軻怒叱丹曰何  
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  
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丹  
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旣祖取  
道高漸離擊筑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  
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  
羽聲忼慨士皆瞑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軻就車而去終已  
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  
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  
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

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  
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  
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  
宮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舞  
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  
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  
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  
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擡  
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  
恐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  
舉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

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病  
不及召下兵以故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  
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  
秦王方環柱走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遂拔以擊荆  
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不中中銅柱  
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  
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  
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  
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  
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誚趙詔王襲  
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

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遣燕王喜  
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  
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  
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  
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  
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  
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  
能去每言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  
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漸離念久  
慮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  
入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  
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  
高漸離也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  
嘗不稱善稍益近之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  
并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  
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  
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蘇子曰周襄禮義不明而小人奮身以犯上相夸以為賢  
孔子疾之齊豹以衛司寇殺衛侯之兄繫荼公孫翩以大  
天弑其君申春秋皆以盜書而不名所謂求名而不得者  
也太史公傳刺客凡五人皆豹翩之類耳而其稱之不容  
口失春秋之意矣獨豫讓為舊君報趙襄子有古復讎之

義如荆軻刺秦始皇雖始皇以強暴失天下心聞者快之  
要以盜賊乘人主不意法不可長也至曹沫之事予以左  
氏考之魯莊公十年沫始以謀干莊公公用之敗齊於長  
勺自是魯未嘗敗十三年而會齊侯于柯安得所謂三戰  
三敗沫以上首劫齊桓求侵地者哉始公羊高采異說載  
沫事於春秋後戰國游士多稱沫以為口實而實非也莊  
公之禦齊沫問所以戰以小惠小信為不足恃惟忠為可  
以一戰沫蓋知義者也而肯以其身為刺客之用乎春  
宋楚盟於城下齊魯盟于夾谷皆以要盟不書書平及會  
而已使沫信以上首劫桓公得非要盟乎而春秋書之  
盟于柯足以知其非要盟也是以削去曹沫而無其

滑稽列傳第三十一

古史六十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群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行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槨楓楸豫章為題槨發甲卒三千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二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大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

宗何孟曰請為大三六畜葬之以壠竇為槨桐歷為棺齋  
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方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  
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工八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  
其貧人也善待之病上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  
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只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孟  
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  
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後  
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孟前為壽莊王  
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孟曰請歸與婦計之  
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  
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也

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鐘之地貧  
山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  
難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死家  
高受賂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  
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  
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  
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八十以奉  
其祀後十世不絕也

所明豹事魏文侯為鄴令初到鄴會長老問民治苦長  
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  
常歲賦歛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

伯娶婦與祝巫六分其餘益持歸當其時巫行謂家  
好者去是當為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  
陳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為具牛酒  
蠶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  
河中始舛行數十里乃没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所  
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  
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亦無  
其人云豹曰至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  
上幸來告語之吾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豹往會之河上  
一老官屬豪長者父老皆會人民往觀者三二千人其  
女子也巳年七十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止大巫

曰河伯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一即將女出帷中來至  
一老祝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一女子不好煩大巫  
一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  
一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  
一河中有一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以弟  
一河中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嫗弟子女子也不能白事  
一老為入白之皆拔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等聲折鄉河立  
一民父長老更旁觀者皆驚恐顧曰巫嫗三老不來奈  
一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且破額  
一流地色如死灰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  
一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歸矣鄭吏民大驚恐從



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或謂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當其時民治渠少煩世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也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忠苦我然百歲後其父老矣孫思我言甘後世待水利民人以給足十二渠經絕道漢世長吏或以為十二渠倚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三渠為一橋鄴氏人父老不肯聽以為西門君所為不可也長吏終聽置之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豹雖不若子產之賢要為賢大夫矣

子產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齊人喜隱好也淫樂長夜之飲沈酒不持

齊為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左右莫敢言說不以隱曰國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為是鳥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侯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奪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威王八年齊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取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壤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室穀蕃孰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威王乃益齎黃金十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

行至趙趙

精兵十萬革車千乘

而去威王大怒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

向而醉髡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

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

之前執法在後御史在後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

矣石親有嚴少髡希鞬鞠臆侍酒於前時賜餘瀝長傷

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又不相見卒

然相親勸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

獨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

酒自貽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一斗而

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復曰交錯杯盤復

請學士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

醉則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

言不可極極之而衰齊王曰善

諸侯主客宗室習酒髡常在側

於義理始自

一兩陞楮者止沾寒旃見而哀之

明之曰汝欲休乎

曰我即呼汝汝止

大應曰諾居有頃殿上

曰我雖知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

引兵

飲幾

先生飲

大王

醉

傷

卒

若

握

而

復

復

非

之

始

自

有

上

使

使

使

皇以故輟

立又欲深其

城

王上雖無

以國將請之文城歸於百姓愁費

然佳哉漆城為世笑之

不能止即欲

之易為漆耳顧難

為陰室於是二世笑之

以其故止若無

何二七殺死旃歸

漢數年而卒

壽子曰太史公

傳滑稽三人褚先生

士一人皆以優笑有登

之幸故并錄之然西門豹古循吏

非滑稽者也特以止可

指要婦事發於能故巧而捷是以裁

取之滑稽而止也

以齊威王事之楚莊今既正之然

優三

卷二十七

予少好讀詩春秋皆為之集

書左氏戰國策知其未能詳

之而未暇也元豐中以罪謫高

賤且冗而予僚許以間暇乃以其

古史得七本紀十世家七列傳功

月得邑於歙明年至邑而病寒熱

恩召還為諫官又明年改元元祐

劇與聞凶政而性弱才短日不遑

終身正復就也九年三月始以罪

月復略可富春行至彭澤復以少府

居高少之間凡十有一年

事憐

不其吏民亦知予疇昔

之於城采南陬得民居十數間葺而

借書凡學不足者求之諸生以續

三月而以凡六十卷蓋予十年所欲

得堯舜二代之遺意太史公之所不

戰國君臣得失成敗之迹太史公之

而足非間廢有所不暇者也時季子

牒知予去取之意舉為之注後世可

三月二十五日眉山蘇轍子由志



聖